

◇生活空间

## 查档大厅里的笑声

[南通]李唐诵

这天早上,档案馆查询大厅刚开门,一名两鬓斑白的妇女便怯生生进了门。

“同志,能查查老底子的档案伐?”她声音轻柔,带着几分上海苏州河畔特有的软糯口音,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焦虑。

工作人员小张连忙起身倒了一杯热水:“阿姨不要急,慢慢讲。”

谢阿姨一五一十说起自己的烦恼:“我本名谢李梅,上世纪九十年代神州商厦有个文书小赵,性格活泼,脑子灵活,他当时觉得‘谢’字笔画多,写着费事,读起来没有‘李梅’亲切,经常直接写‘李梅’。当时,我觉得无所谓,谁晓得,快退休了,1995年至1996年养老保险缴费记录找不到了,不晓得是不是当年少写了个谢字的缘故……”

工作人员小朱先检索“谢李梅”,找到了部分记录,但单单缺了那关键两年。她转而查询“李梅”,只找到断断续续的记录,时间上不能连在一起。两人又用同音字查询,结果却似闯入同音字迷宫:李枚、李眉、李玫……各式各样的“李梅”在档案查询系统中跳了出来,但都跟指代谢阿姨的那个“李梅”画不上等号。转眼一个上午过去,谢阿姨的档案还是没有眉目。她现在家在上海,到启东原单位所在地查档案,来回要四个小时

的车程。小朱和小张不忍心让她白跑一趟,建议她先去附近吃点东西歇一歇,下午再来。

两名工作人员趁着午休加班,小朱建议,调取神州商厦1995—1997年全部人事档案来看。经过逐月查询,小朱和小张发现,在这三年的工资表上,有个女员工,第一份工资表上的名字是“李妹”,后来各月的工资表上,绝大多数是“李梅”,偶尔也会出现“李美”,但不管是“李梅”“李妹”还是“李美”,虽然名字换着花样,但所属部门、工资标准、岗位,全跟谢阿姨描述的一模一样。

更有意思的是,在1997年职工名册中,“李梅”两个汉字的前面有一个似是而非的“谢”字,墨迹淡得几乎难以辨认,仿佛是书写者事后想起之后补充上去的。

两人不敢松懈,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下找,终于找到1995年供销合作总社政治工作科工资待遇通知书和1996年外来劳动力就业登记名册,上面的名字都是“李梅”,且个人信息与谢李梅高度吻合。

可光有这些还不够,还得证明“李梅”就是“谢李梅”才行。小朱想起谢阿姨提过,那时休过产假,于是转而查找单位新生儿记录。终于在福利档案里,找到了谢阿姨当年提交的

生育补助申请,上面清晰地写着“谢李梅(曾用名李梅、李美、李妹)”,还盖有商厦的红章。这一下,所有证据都齐了。

“寻着了!阿姨,您需要的档案找着了!”小朱当即打电话通知谢阿姨。

下午,当谢阿姨接过那叠加盖查询章的档案材料时,眼圈都红了。她不仅为补齐工龄退休而高兴,而且这些泛黄的材料,又勾起了她早已模糊的青春记忆:原来,那个当年把她的名字写成“李梅”“李美”和“李妹”的文书小赵,如今是她的老伴老赵,在追求她的时候,故意把她的名字换着花样写,一会儿李梅,一会儿李妹,一会儿李美,说这样就能让她记住他。结婚多年后,赵先生跟谢阿姨去了上海工作。谢阿姨又好笑又好气,“看看,现在记性不行了,做的事自己一点点也不记得了!”

看来谢阿姨回了上海,赵先生要被收拾喽。谢阿姨自己先笑出声来,查档大厅里所有人都笑了起来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铭心一刻

## 三张“全家福”

[宜兴]沈燕

们再拍张全家福。”

傍晚,孩子们来到病房,围着老人告诉他学校里的趣事。我掏出手机请护士帮忙。一家人围在病床边上,公公努力露出一丝平静的微笑。

2019年的大年夜,客厅里的陈设和四年前几乎一样,实木沙发还是那样沉重,电视屏幕依然放着热闹的春晚,只是那个弓着背那沙发的老人不在了。叔叔突然提议,今年还要拍张全家福,他把公公的照片轻轻贴在胸前,照片中的公公沉默着,我仿佛听见他在唤我们“靠拢些”。

全家人按照老位置坐好,我举起手机设置好自拍模式,刚想说“茄子”,耳边却传来整齐而哽咽的声音——“阿哥过年好!爸过年好!爷爷过年好!舅公过年好!”孩子们的声音清亮,大人们的声音沙哑。按下手机快门,镜头中的我们笑了,眼里却含着泪光。

公公从未真正缺席,只是从坐在中间的人,变成了照片中看着我们的人,像一颗恒久的星星,在天上静静守望我们。

如今,三张全家福并排放在客厅的博古架上:2015年的那张,写满了圆满的欢喜;2018年的那张,记满了离别前的珍惜;2019年的那张,填满了思念的延续。

2015年大年夜,是公婆搬进新家的第一次过年。窗户明亮,门上贴着红剪纸,暖气开得很足。糖醋鳊鱼、四喜丸子、宜兴头菜、八宝甜饭、东北拌凉菜……正吃着丰盛的年夜饭,公公忽然站起来说:“这么热闹的日子,得拍张全家福留念!”

公公说干就干,他弓着背,把笨重的实木沙发往中间挪,边说,挤挤才热闹,快来吧。

小外甥女踮着脚,手里攥着福字,眼睛笑成了月牙。大外甥女举着红包,笑得豁牙都暴露了。儿子歪着脑袋站在爷爷的后面。长辈们彼此挨着,笑嘻嘻地喊出了“茄子——”

2016年的冬天,公公被确诊为胃癌晚期。往日常爱溜达,爱滔滔不绝说话的老人,蜷缩在病床上,脸上没有一丝血色。化疗的副作用让他吃不下饭,一碗小米粥勉强喝两口就得搁下,眼窝深深陷了下去。有时会听见他忍着疼痛的闷哼,眉头紧紧皱着,额头上冒着冷汗,身体一日比一日消瘦。

终究,2018年,再一次住进医院后,公公就再也没有回家,在清醒时,他会用微弱的声音,问起孙子这次数学月考怎么样,外甥女的跳绳进步了吗?

一天清晨,公公忽然说:“今天是周末吧,等孩子们来了,我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